

坊间纪事

原来我姓备

□ 于国源

我是一所重点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算是高学历人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成为一家大企业白领,却算不得高薪阶层。

事业上还没有什么建树,可我也是近三十岁的人了。在农村老家我那些小伙伴们早就当爸了,眼看着我八字没一撇,这可急坏了我爹妈。现在的女孩子可都很有现实,没房没车的屌丝男再多的花拳绣腿也派不上用场。爹妈供我读书已经很不容易,我可不忍再提啃老的要求。眼看着父母逼婚电话渐渐由“每周一歌”变成了“每日禅”,我不得不拿出没房没车的理由来搪塞。没想到爹妈竟然发动了亲情总动员,帮我凑齐首付,买下了不到90平方米的两居室新房。在爹妈督促和帮助下我买了辆二手车。我也忝居有房有车一族了,不对爹妈有所交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于是,我嘴巴甜甜地央求单位的几位大姐帮我牵线搭桥。

我最近经历了三次相亲,前两次都失败得直截了当,卢莎是最接近白富美的一个,她给介绍人的答复是谈谈看。不瘟不火谈了三个多月,我一直想着怎么能迅速升温,让我们的关系来个质的飞跃。

今天是周五,下班后我匆忙赶到卢莎的办公室,想当面下点

心灵小品

养砚

□ 徐学平

古人风趣地赋予了砚一个拟人化的称号:姓“石”名“虚中”,字“居墨”,号“石友”,封“即墨侯”。

真正爱砚的人都知道,砚也是有生命的,同样需要关爱,就是通常所说的“养砚”。一方石砚能否长保活力,那便要看藏者是否懂得保养了。若保养得好,其锋芒必然锐利,发墨性一定良好。只有“养”过的砚才能保持色泽自然沉稳,砚体莹润如玉,周身散发出古朴的气息。一般说来,新养一方砚至少需要半年以上,其间藏家必须坚持每天磨墨洗砚。常言道:宁可三日不洗面,不可一日不洗砚。洗砚必须洗净,不可使宿墨留存,以免因墨干燥龟裂而损坏砚面;洗砚只能磨洗砚堂,而决不可磨砚的其他部位,否则容易磨损砚的表层包裹,甚至伤及雕刻的细节。尤其是古砚,包裹是年代久远的象征,若被磨去,价值也就会大大贬低。

砚洗净以后,还须用清水保

手机语

瓢亭蛋

□ 伊尹

日本舞台设计家妹尾河童说他第一次吃瓢亭蛋的时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瓢亭这名,不知指的是他吃饭的那家带庭院的茶室,还是说菜名就叫做瓢亭蛋。妹尾河童描写他吃这蛋时的心情是有点紧张的,还有点期待与慎重,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的美食,就是切成两瓣的半熟白水煮鸡蛋而已。

看到这里,我是有点失望的,不明白妹尾河童为什么对一个半熟鸡蛋抱着这般隆重的期待与细腻的文字描述,鸡蛋就是鸡蛋,况且还是一个最平常普通不过的煮鸡蛋。

他在文中描述:这个蛋呢,周围的蛋白虽然已经凝固,蛋黄却还软软黏黏的。虽然已被菜刀切成两半了,蛋黄却没有附在蛋白上头,吃进嘴里的好极了,是超乎于蛋的美味。

在这之后,妹尾河童与妻子一直揣摩这蛋的做法。再后来,与这家第十四代店主渐渐熟识之后,妹尾河童忍不住询问这半熟蛋的做法,店主很爽快地告诉他:很简单,蛋太新鲜的话,蛋白容易黏在薄薄的膜上剥不下来,所以放个四天到一个礼拜的蛋最好,水煮的秘诀是急速加热再急速冷却……加热和冷却时要注意的地方是,慢慢煮的话硬度会传到蛋黄里去,使得蛋黄变硬,水煮时时间没法告诉是多久,自己多试几次,拿捏看看。剥壳时要将蛋壳整体敲碎,然后从底端圆的那部分开始,顺着了一圈圈地剥下来。切半时先将两端稳住,再从正中央切下去。黏在菜刀上的蛋黄,右边的就黏回右半边,左边的就糊回左半

功夫,让她答应周末和我一起去郊外的森林公园玩。卢莎刚买了新手机,是金色的苹果5S。我一向是实用主义者,加上经济能力有限,不喜欢追逐这些新潮的东西,但女朋友新买的爱物总得恭维一下,卢莎也乐得向我解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功能。趁着卢莎烧水泡咖啡的空儿,我想研究一下这个大人的玩具。我无意中翻到了电话簿,见上面有“备一”和“备二”,都说现在的女孩子鬼精灵得很,谈男朋友的时时候还不忘找几个备胎,难道卢莎也不例外?怪不得总对我不冷不热,说不定正打算让备胎转正呢!我用酸酸的口气问:“莎莎,你的朋友里还有姓备的啊?”卢莎的脸色有些尴尬,我恶作剧地拨通了“备二”的电话,想看看她如何在我面前表演。电话拨通了,熟悉的歌声响起来:“每一次,都在徘徊孤草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响的正是我口袋里的手机,原来我就是那个姓备人啊,我没接电话,选择了默默地离开。

将来我还会奔走在相亲的路上,趣事糗事也都会遇到,可这样的结尾也算是可圈可点了。

纸上博

谁种下了爱的蛊

养,以养砚之莹润。《砚笈》中早有记载:“凡砚池水不可干,每日宜清水养石润之,磨墨处不可贮水,用过则干之,久浸不发墨”。这就是说,养砚时应每日更换清水,时时让砚池保持湿润状态,而砚堂处不宜长时间浸水,以防久浸不发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失锋”。

时间在研磨中逝去,多少文弱的长衫书生坐在青灯黄卷下将岁月磨穿,智慧的生命一截截缩短在砚中。养一方石砚为伴,每当默守书屋,枯坐案前时,对砚如晤古人,虽不能有言语的交流,却能神游百年之外,于遥远处得到一个苍老的提醒。每每从恍惚中回过神来,握砚把玩,权当握住一段历史,且有一种旷远的回味。

砚的本性是爱水而不溺水,需水而不吸水,这恰如养砚者的人生。养砚的过程,也就是自身逐渐改变的过程。养来养去,最终才发现其实自己“养”的不是一方砚,而是自己的一辈子。

人在旅途

搬到加州

边,然后再滴二三滴酱油到蛋黄上,就完成了。

西方人吃白水煮蛋用托蛋的专用器皿,大概也是将鸡蛋大头朝上,敲开蛋壳上部,打开一个人口,用小勺子舀出一点,再撒上调料慢慢吃。

精细的态度,自然能够吃出精细的口感,虽然简单普通,而因为这份认真也令人心向往之.我也喜欢吃白水煮蛋,喜欢二分之一的蛋黄没有凝固时的口感,我叫它泄心鸡蛋.但这种鸡蛋不适合切,因为没有凝固的蛋黄会随着刀落而流失。最好的方法是剥着吃,不加工任何调料.纯粹的白水煮蛋,就如同瓢亭蛋的第十四代店主所说,至于煮蛋的时间,煮得多了,也就掌握了,喜欢什么口感,煮到几分熟,不必挂心,了如指掌。

营养学家说,蛋白质在64℃时就要变性,而一个鸡蛋则在80℃时才可能凝固,所以,煮鸡蛋最好是凉水下锅,水开了再煮3分钟即可,这时鸡蛋呈溏心状。3分钟鸡蛋,蛋清熟而软嫩,蛋黄刚要熟,略溏;5分钟鸡蛋,蛋清熟而嫩,蛋黄熟而不硬。不同煮沸时间的鸡蛋,在人体内消化时间是有差异的。3分钟鸡蛋是微熟鸡蛋,最容易消化,约需1小时30分钟;5分钟鸡蛋是半熟鸡蛋,在人体内消化时间约2小时;煮沸时间过长的鸡蛋,人体内消化要3小时15分。如此算来,我吃下的应该是介乎3-5分钟之间的鸡蛋。

带着人微的心,一个简单的白水煮蛋,也能吃出精妙的细致,饮食的格调,指的就是这种态度与过程吧!

强词有理

吃得太饱了

□ 孙君飞

这些年,身边的胖子越来越多,一个一个都是衣食无忧的样子,每次看到他们,都好像听到他们在舒服地叹息:太饱了,太饱了,吃得实在太饱了!

老人常说,饭要七分饱,饭后还要百步走。可是现在,很多人做不到。好吃的东西太多,也容易弄到,即便在寒冬腊月,你也能吃到以前只有在夏天才会出现的蔬果——说句题外话,为吃鲜荔枝而累死马的故事永远不会发生了。再说饭局总是那么多,身边也许没有一个科学家、艺术家,但肯定会有一个美食家,这模样在你面前一竖,你就忍不住也想从食物中吃出人间正道,吃出风雅颂,吃出美和思想来。自己又不是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用不着有什么疚惑,负罪感;再回头想想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苦儿史,你实在拒绝不了满桌的山珍海味。吃吃吃吃不是罪,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出豪迈,喝出气势,你不再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了,你发誓要在餐桌上活出一股劲儿。就这样,吃到最后,你连吃饱喝足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了,最后只

谁种下了爱的蛊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这个世界上是有“蛊”存在的。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因为四太太颂莲的出现,彻底断了丫鬟燕儿“转正”的念想,于是燕儿便在屋子里做了个人偶,写上四太太的名字,然后用针去扎。如果不是四太太发现得早,她就会被燕儿放的“蛊”害死。如果没有“蛊”,四太太何必吓得大惊失色,而且还以牙还牙,揭露燕儿在屋里偷偷挂灯笼的事情,反而害死了燕儿。

可见,世上真的是有“蛊”的,从前有,现在也有。

因为沈从文的《边城》,人们知道了湘西凤凰,也知道了那里还有很多放蛊的人,其实,在豫西洛阳,我的故乡也有放蛊的。

那些年,巧娥婶在村里就是放蛊的。巧娥婶屁股翘翘的,胸脯鼓鼓的,抹了雪花膏的脸香得一条街都能闻到。巧娥婶16岁嫁给了舜叔,村里人都说,一棵好白菜让猪给拱了。可惜舜叔没那福分,两年后的一个冬天,舜叔下煤窑被砸死了。没有了舜叔,村里的男人都像见了骨头的狗,整天围着巧娥婶转来转去。害得自家的女人都骂巧娥婶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肯定在自家的男人身上放了“蛊”。

小的时候,我最害怕一种叫“拍花”的蛊。每每在我哭闹不停的时候,奶奶就说,小屁花的把你抓走。奶奶说,大晌午在村里转来转去的那些收破烂的、卖冰糕的、卖孟津梨的、吹糖人的、爆玉米花的、修鞋的,都有可能是“拍花”的。看见哭闹的小孩,就假装给你糖,摸摸你的手,你就会乖乖地跟他走。我的发小建国在我六岁那年失踪了,到现在也没找到。建国的爷爷说,那天晌午他就回家倒了一杯水,出来一看,门口的建国就不见了。村里有人看到,一个卖糖葫芦的带着建国沿着河堤向东走了。

12岁那年,我在镇上的初中读书,正是春心萌动的时候,喜欢班里一个叫丽萍的女孩子,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三毛、琼瑶、席慕容正流行,我一天抄一首席慕容的诗悄悄放进她的书桌里。记得琼瑶

人在旅途

接 站

□ (美籍华人) 林志荔

以打盹,可以上网,可以电话聊天,还可以看人、看街、看风景……到站,穿过一片田野,一段林荫道,步行十五分钟就到了公司。进了办公室,端一杯热咖啡,惬意地品着开始工作。下班后,倒计行程倒计时,仔细观察,一路又是另一拨人,另一番景物变化。
只一次,老婆就爱上了坐公交车。从此,老公每日接送,时间不那么随意支配了。早八晚六,还是有规律的,按时上班,先送老婆;按时下班,去接老婆。但这规律并不能自动约束她。

一日,老婆忘记了打电话提醒,他让老婆在斜阳下晒了二十分钟。“多晒太阳对骨头好。”他安慰说。

一日雨,老婆湿着。“怎么才到?”“对不起,惯性,从公司出来往家方向开了!”

一日,到站了,下车。老公呢?打电话。“我走不开,自己坐下一趟公车回去吧。”干脆。

一日,晚了,赶快去接老婆。他开车到站,结果老婆还没到,就在车里躺一辆吧。

不想一躺就睡着了,深深睡了。叮……手机响,惊心动魄。冬天,天暗得早,下午六点是极暗,他摸索地打开手机,手机屏照亮了他还没醒过来的眼睛。

“你到了?为什么没看见你坐的车到站?”他问,声音还在迷糊着。

知道“撑”。

我也常常自叹着:每天都吃得实在太饱了,事业不见发达,腰围却先发达起来。前些日子,有人用“舌尖上的中国”吸引大家,后来有人用“腰围上的中国”告诫你我。可是我知道,自己就是意志薄弱,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做不到在七分饱时便戛然而止,更做不到“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身陷饭局和美食中的人都知道为什么。那么,只有接着吃,接着喝,在餐桌上没有“恰好”,只有“最饱”,“恰好”意味着没劲儿,只有过度的饱和醉才被入赏识,才能够有吸引力。吃得实在太饱了,你还得坐下来陪人玩或者供人耍,其实整个人简直变成一个腰围坐下来。生活、人生和工作越来越像一场盛宴,如果它们不是,总有人能够想办法让它们变成“是”。听说现在全国每年从餐桌上倒掉的食物够两亿国人一年的口粮,说得对不对,我无法证实,却多少能够听出一种味儿来:如今,吃得太饱的人实在太多了,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盛宴和“剩宴”,看来我们在吃饱之后,是多久需要节

时尚辞典

死后沽名

□ 阮小籍

小屁孩的爱情



小屁孩的爱情,当然当不得真,但是大人们呢?有个男人,不满26岁就当上大学教授,算是少年得志了,但他的老婆却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姑娘,父母之命他也没办法,苦恼极了。后来他遇到了兰心蕙质的表妹,就瞒着老婆和表妹偷偷来往。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偏偏老婆还是个母老虎,“地下情”曝光后,老婆把他打个半死,说,如果敢离婚,就杀死两个儿子。他无奈去了美国,后来去了台湾。表妹临死前说,“死后,骨灰带回去,埋在他必经之路的大道旁……我生前没与他见上最后一面……死后也要盼他魂兮归来。”

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踏月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寂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男的叫胡适,女的是他表妹,两人的爱情令人唏嘘。能让一个女人死了都要爱的男人,他一定是给女人放了爱情的“蛊”。

滚滚红尘里谁种下了爱的蛊?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

制。

有些人的节制表现在减肥,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节制我也学不来,因为我怕把瘦和美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只要不影响健康,不因胖一些而沦为孤岛之人,我还是常常吃得太饱,也终于能够舒服地叹息一声:太饱了,太饱了,吃得实在太饱了。即便你在这时候告诉我,尚有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的贫困人口还不是个小数目,我也没有办法下节制的决心。在为善良做些什么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之前,我还是这样饱汉不知饿汉饥。没心没肺是一个原因,人在江湖也是一个原因,但归根结底,是这观那观不过关,是理想信念不过关,才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吃货”。直到最近,听一个朋友说,有一些人现在不再追求“饱”、追求“撑”,而是有意追求“饿”,这恐怕会变成一种“食尚”。朋友就准备去踏踏实实饿自己一下,并且问我还满足于自己的饱吗?我才明白不但节制是可能的,而且连保持饥饿也是可能的——当你意识到你只是在漫长

时尚辞典

死后沽名

□ 金克义

小屁孩的爱情

有一次去火化场送别一位英年早逝的朋友,误入了另一位陌生人的告别厅。既然来错了,又不能出去,只好混在陌生人中听主持人介绍逝者的生平,可是介绍介绍者,忽然听到主持人说逝者是著名作家,还是本阜的文化名人。可以我混迹文坛多年的经历,从未听说此著名作家,更不用提文化名人。正在满腹狐疑之际,蓦地在悼念人群中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也站在那里悼念死者。告别仪式结束后,我马上追上去问:死者是著名作家吗?那个人说:说就是呗。我说:我怎么没从作家协会会员名单里看见他。那熟人眼睛一瞪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机械,人都死了,还管他是不是会员有什么用?我被抢白了几句,心里大不舒服。

难道死人的头上就应该滥加头衔吗?人死了就可以在头上胡乱编织光环吗?要加头衔为什么只加一个无足轻重的作家头衔,何不加一个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头衔,这岂不更显赫,更加光芒四射。很显然,这些头衔是不能随便乱加的。那么作家的头衔,文化名人的头衔就可以乱加吗?写过一篇作文和写过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如何能摆在一个位置上?花钱买一个证书和权威部门发一个证书含金量怎么可能一样,自费出版一本书和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根本不是一回事,难道人死了,真就可以死不要脸了吗?!后来听说这个逝者,不过是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几篇文章,有些人眼帖,这就成了著名作家、文化名人了。如此说来,作法和文化名人也實在是太好当了。这样的做法和不知道是往死人的脸上贴金还是往死人的脸上抹黑。

话说回来,人已经死了,一切原罪都可以一笔勾销,可是活着的人呢?有些人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吹嘘自己的名声,在名片、简介上做尽了文章,名头高得让人头晕目眩:什么环球、国际,世界,九州,华夏……的奖项,头衔穿起来足有一里长,就连一个参加文学刊授的学员也怕身份太低,居然在名片上标上了“著名学员”的字样,想必有这样的名头,实施起招摇撞骗更容易些。只不过,活人为了攫取些利益,拼命包装自己,倒也可以理解,可是死人包装自己干什么?难道那个世界也和咱们这个世界一样,不把名头吹得天花乱坠就不能立足?

像这样的死后沽名,还真不是我遇到的第一例。

人在旅途

搬到加州

□ (美籍华人) 林志荔

“什么,你在哪?在车站接我?开哪门玩笑。你忘了?我今天没上班。”老婆在电话的另一头大笑。他关上手机,车里又暗了,这时他两只全醒的眼睛才亮了起来。

接送老婆坐公交车上上班,老公常有失职,心里难免内疚。一日老公去医院,车站就在医院附近,出来,接老婆还有一个多小时,先回家?先去公司?时间被割得七零八碎。干脆现在就去车站等,老公想。早早地等在车站难免有些画蛇添足的动作,车停下了,却无意间开了车灯,美美享受了一个长长的午觉。

手机响,“Hello,老婆,你到了?”不问间是老婆的电话,除了老婆还有谁?

“没到,不过快到了,你……”

“放心,我已经在车站恭候好久了。”老公赶快立功。

“谢谢,车站见!”老婆心里一阵温暖。车驶进站,老婆期待地张望在车窗外,准备给等候已久的老公一个飞吻。很失望,没有看见老公,更失望的是下了车也没有看见老公。赶紧给老公打手机,忙音。车到了,还在跟谁打电话?老婆纳闷,猜忌,暖和了的心又凉了下去。停车场上车进车出,频繁忙忙,就是不见老公踪影。怎么了?!

许久,终于看见老公匆匆忙忙地出现在路边。“车启动不了了,给AAA打救急电话!”老公解释说。

“怎么会?”老婆不解地问。

“车灯开了一个多小时,电池死了。AAA说高峰期,要等45分钟。”

经历了半年多的对对错错,老公终于适应了上班以外的附加责任,每天按时到车站迎接老婆:不让老婆晒天,不让老婆淋透,也不让老婆冻僵。遇上工作顺利,心情愉快,还能挪出驾驶室,到乘客位,为老婆开门,摆好坐垫,不过再准时的车也有误点的时候。

一日,老公早到了几分钟,路边一位姑娘神情焦虑,东看西看,翻翻手提袋,显然丢了手机。现代社会里丢了手机,在茫茫的自顾自的人海,就像弱智残废,很是无助。他把车停到一边,看那姑娘,心想也许她需要帮忙。当看着美丽姑娘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间公交车到站了,又离开了,他还不在看着那姑娘。突然手机响了,“就来,就来!”他意识到日常生活又出轨了。

“怎么今天晚了?”老婆问。

“噢……”老公从迷瞪中醒来——还是身边的老婆实实在在的,虽然声音近似机器人。